

四库全书精品文存

第八卷

团结出版社

四庫全書精品文存

卷一百一十一

四库全书

精品文存

•8•

文选(上)

团结出版社

目 录

提要	(1)	卷四	(102)
序	(3)	京都中	(102)
唐李崇贤上文选注表 (5)			南都賦	(102)
卷一	(6)	三都賦序	(113)
京都上	(6)	蜀都賦	(115)
两都賦序	(6)	卷五	(128)
西都賦	(8)	京都下	(128)
东都賦	(24)	吴都賦	(128)
明堂诗	辟雍诗	灵台诗	卷六	(157)
宝鼎诗	白雉诗	京都下	(157)	
卷二	(37)	魏都賦	(157)
京都上	(37)	卷七	(190)
西京賦	(37)	郊祀	(190)
卷三	(66)	甘泉賦	(190)
京都中	(66)	耕藉	(199)
东京賦	(66)	藉田賦	(199)
			畋猎上	(206)
			子虛賦	(206)

卷八	(214)	江赋	(335)
畋猎中	(214)			
上林赋	(214)	卷十三	(349)
羽猎赋	(228)	物色	(349)
卷九	(237)	风赋	(349)
畋猎下	(237)	秋兴赋	(352)
长杨赋	(237)	雪赋	(356)
射雉赋	(245)	月赋	(361)
纪行上	(251)	鸟兽上	(365)
北征赋	(251)	鹏鸟赋	(365)
东征赋	(255)	鸚鵡赋	(369)
卷十	(259)	鶴鹤赋	(372)
纪行下	(259)			
西征赋	(259)	卷十四	(376)
卷十一	(291)	鸟兽下	(376)
游览	(291)	赭白马赋	(376)
登楼赋	(291)	舞鹤赋	(383)
游天台山赋	(294)	志上	(386)
芜城赋	(300)	幽通赋	(386)
宫殿	(304)			
鲁灵光殿赋	(304)	卷十五	(396)
景福殿赋	(312)	志中	(396)
卷十二	(327)	思玄赋	(396)
江海	(327)	归田赋	(419)
海赋	(327)			
			卷十六	(421)
			志下	(421)
			闲居赋	(421)
			哀伤	(430)
			长门赋	(430)

思旧赋	(434)	琴赋	(496)
叹逝赋	(436)	笙赋	(507)
怀旧赋	(440)	啸赋	(512)
寡妇赋	(442)		
恨赋	(448)	卷十九	(517)
别赋	(452)	情	(517)
卷十七	(458)	高唐赋	(517)
论文	(458)	神女赋	(523)
文赋	(458)	登徒子好色赋	(525)
音乐上	(469)	洛神赋	(527)
洞箫赋	(469)	诗甲	(532)
舞赋	(475)	补亡诗六首	(532)
卷十八	(482)	述德	(536)
音乐下	(482)	述祖德诗二首	(536)
长笛赋	(482)	劝励	(539)
		讽谏一首	(539)
		励志一首	(542)

提要

《文选》，旧本三十卷，〔梁〕昭明太子萧统撰。唐文林郎守太子右内率府录事参军事崇贤馆直学士江都李善为之注，始每卷各分为二。《新唐书·李邕传》称其父善始注《文选》，释事而忘义，书成以问邕。邕意欲有所更，善因令补益之，邕乃附事见义。故两书并行。今本事义兼释，似为邕所改定。然传称，善注《文选》在显庆中，与今本所载进表题显庆三年者合。而《旧唐书·邕传》称天宝五载坐柳勣事杖杀，年七十余。上距显庆三年凡八十九年，是时邕尚未生，安得有助善注书之事。且自天宝五载上推七十余年，当在高宗总章、咸亨间。而旧书称善《文选》之学受之曹宪，计在隋末，年已弱冠。至生邕之时，当七十余岁，亦决无伏生之寿待其长而著书。考李匡乂《资暇录》曰：李氏《文选》有初注成者，有复注，有三注、四注者，当时旋被传写。其绝笔之本皆释音训义，注解甚多。是善之定本事义兼释，不由邕。匡乂唐人，时代相近，其言当必有征。知《新唐书》喜采小说，未详考也。其书自南宋以来，皆与五臣注合刊，名曰《六臣注文选》而善注单行之本，世遂罕传。此本为毛晋所刻，虽称从宋本校正。今考其第二十五卷陆云《答兄机诗》注中，有“向曰”一条，“济曰”一条。又《答张士然诗》注中，有“翰曰”、“铣曰”、“向曰”、“济曰”各一条。殆因六臣之本，削去五臣，独留善注，故刊除不尽，未必真见单行本也。他如班固《两都赋》，误以注列目录下。左思《三都赋》善明称刘逵注《蜀都》、《吴都》，张载注《魏都》，乃三篇俱题刘渊林字。又如《楚辞》用王逸注，子虚《上林赋》用郭璞注，《两京赋》用薛综

注，《思元赋》用旧注，鲁灵光《殿赋》用张载注，《咏怀诗》用颜延年、沈约注，《射雉赋》用徐爰注，皆题本名。而补注则别称善曰，于“薛综”条下发例甚明。乃于扬雄《羽猎赋》用颜师古注之类，则竟漏本名。于班固《幽通赋》用曹大家注之类，则散标句下。又《文选》之例，于作者皆书其字，而杜预《春秋传序》则独题名。岂非从六臣本中摘出善注，以意排纂，故体例互殊欤。至二十七卷末附载《乐府·君子行》一篇，注曰李善本古词止三首，无此一篇。五臣本有，今附于后。其非善原书尤为显证。以是例之，其孔安国《尚书序》、杜预《春秋传序》二篇仅列原文，绝无一字之注，疑亦从五臣本割入，非其旧矣。惟是此本之外更无别本，故仍而录之，而附著其舛互如右。

序

式观元始，眇觌玄风，冬穴夏巢之时，茹毛饮血之世，世质民淳，斯文未作。逮乎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之时义，远矣哉！若夫椎轮为大辂之始，大辂宁有椎轮之质？增冰为积水所成，积水曾微增冰之凜，何哉？盖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物既有之，文亦宜然。随时变改，难可详悉。尝试论之曰：《诗序》云：“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至于今之作者，异乎古昔。古诗之体，今则全取赋名。荀、宋表之于前，贾、马继之于末。自兹以降，源流实繁。述邑居，则有“凭虚”“亡是”之作。戒畋游，则有“长杨”“羽猎”之制。若其纪一事，咏一物，风云草木之兴，鱼虫禽兽之流，推而广之，不可胜载矣。又楚人屈原，含忠履洁，君匪从流，臣进逆耳，深思远虑，遂放湘南。耿介之意既伤，壹郁之怀靡憇。临渊有“怀沙”之志，吟泽有“憔悴”之容。骚人之文，自兹而作。诗者，盖志之所之也。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关雎》《麟趾》，正始之道著。桑间濮上，亡国之音表。故风雅之道，粲然可观。自炎汉中叶，厥途渐异：退傅有“在邹”之作，降将著“河梁”之篇。四言五言，区以别矣。又少则三字，多则九言，各体互兴，分镳并驱。颂者，所以游扬德业，褒赞成功。吉甫有“穆若”之谈，季子有“至矣”之叹，舒布为诗，既言如彼。总成为颂，又亦若此。次则箴兴于补阙，戒出于弼匡，论则析理精微，铭则序事清润，美终则诔发，图像则赞兴。又诏诰教令之流，表奏笺记之

列，书誓符檄之品，吊祭悲哀之作，答客指事之制，三言八字之文，篇辞引序，碑碣志状，众制锋起，源流间出。譬陶匏异器，并为入耳之娱。黼黻不同，俱为悦目之玩。作者之致，盖云备矣。余监抚余闲，居多暇日。历观文囿，泛览辞林，未尝不心游目想，移晷忘倦。自姬、汉以来，眇焉悠邈，时更七代，数逾千祀。词人才子，则名溢于缥囊。飞文染翰，则卷盈乎缃帙。自非略其芜秽，集其清英，盖欲兼功太半，难矣！若夫姬公之籍，孔父之书，与日月俱悬，鬼神争奥，孝敬之准式，人伦之师友，岂可重以芟夷，加之剪截？老、庄之作，管、孟之流，盖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今之所撰，又以略诸。若贤人之美辞，忠臣之抗直，谋夫之话，辨士之端，冰释泉涌，金相玉振，所谓坐狙丘，议稷下，仲连之却秦军，食其之下齐国，留侯之发八难，曲逆之吐六奇，盖乃事美一时，语流千载，概见坟籍，旁出子史，若斯之流，又亦繁博。虽传之简牍，而事异篇章，今之所集，亦所不取。至于记事之史，击年之书，所以褒贬是非，纪别异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贊论之综缉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深思，义归乎翰藻，故与夫篇什，杂而集之。远自周室，迄于圣代，都为三十卷。名曰《文选》云耳。

凡次文之体，各以汇聚。诗赋体既不一，又以类分。类分之中，各以时代相次。

唐李崇贤上文选注表

文林郎守太子右内率府录事参军崇贤馆直学士臣李善。臣善言：窃以道光九野，缛景纬以照临。德载八埏，丽山川以错峙。垂象之文斯著，含章之义聿宣。协人灵以取则，基化成而自远。故羲绳之前，飞葛天之浩唱；娲簧之后，掞丛云之奥词。步骤分途，星躔殊建。球钟愈畅，舞咏方滋。楚国词人，御兰芬于绝代；汉朝才子，综鞶锐于遥年。虚玄流正始之音，气质驰建安之体。长离北度，腾雅咏于圭阴；化龙东骛，煽风流于江左。爰逮有梁，宏材弥劭。昭明太子业膺守器，誉贞问寝。居肃成而讲艺，开博望以招贤。搴中叶之词林，酌前修之笔海。周巡绵峤，品盈尺之珍；楚望长澜，搜径寸之宝。故撰斯一集，名曰《文选》。后进英髦，咸资准的。伏惟陛下经纬成德，文思垂风，则大居尊。耀三辰之珠璧，希声应物，宣六代之云英，孰可撮壤崇山，导涓宗海。臣蓬衡蕞品，樗散陋姿，汾河委笑，夙非成诵。崇山坠简，未议澄心。握玩斯文，载移凉燠。有欣永日，实昧通津。故勉十舍之劳，寄三余之暇，弋钓书部，原言注緝，合成六十卷，杀青甫就，轻用上闻。享帚自珍，缄石知谬，敢有尘于广内，庶无遗于小说。谨诣阙奉进，伏愿鸿慈，曲垂照览。谨言。显庆三年九月日，上表。

文选·卷一

·京都上·

两都赋序

班孟坚

范晔《后汉书》曰：班固，字孟坚，北地人也。年九岁能属文，长遂博贯载籍。显宗时除兰台令史，迁为郎，乃上两都赋。大将军窦宪出征匈奴，以固为中护军，宪败，固坐免官，遂死狱中。

或曰：赋者，古诗之流也。《毛诗序》曰：诗有六义焉，二曰赋，故赋为古诗之流也。诸引文证，皆举先以明后，以示作者凶有所祖述也，他皆类此。昔成康没而颂声寝，王泽竭而诗不作。言周道既微，雅颂并废也。《史记》曰：周武王太子诵立，是为成王。成王太子钊立，是为康王。《毛诗序》曰：颂者，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乐稽耀嘉》曰：仁义所生为王。《毛诗序》曰：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然则作诗稟乎先王之泽，故王泽竭而诗不作，作兴也。孟子曰：王者之迹息而诗亡。大汉初定，日不暇给。《汉书》曰：高祖姓刘氏，立为汉王，灭项羽，即皇帝位。荀悦曰：讳邦，字季。《史记》曰：难受命，而日有不暇给也。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汉书》曰：孝武皇帝，景帝中子。荀悦曰：讳彻。《汉书》曰：孝宣帝，武帝曾孙，戾太子孙。荀悦曰：讳询，字次卿。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史记》曰：

金马门者，官者署门，傍有铜马，故谓之曰金马门。《三辅故事》曰：石渠阁在大秘书北，以阁秘书。《汉书》曰：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言能发起遗文，以光赞大业也。《论语》子曰：兴灭国，继绝世，然文虽出彼，而意微殊，不可以文害意，他皆类此。《论语》子曰：东里子产润色之。《剧秦美新》曰：制成六经，洪业也。是以众庶悦豫，福应尤盛。白麟、赤雁、芝房、宝鼎之歌，荐于郊庙。《汉书·武纪》曰：行幸雍，获白麟，作白麟之歌。又曰：行幸东海，获赤雁，作朱行雁之歌。又曰：甘作泉宫内产芝，九茎连叶，作芝房歌。又曰：得宝鼎后土祠傍，作宝鼎之歌。神雀、五凤、甘露、黄龙之瑞，以为年纪。《汉书·宣纪》曰：神雀元年，应劭曰：前年神雀集长乐宫，故改年也。又曰：五凤元年，应劭曰：先者凤皇五至，因以改元。又甘露元年诏曰：乃者凤皇至，甘露降，故以名元年。又曰：黄龙元年，应劭曰：先是黄龙见新丰，因以改元焉。故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汉书》曰：司马相如，字长卿，为武骑常侍。又曰：虞丘寿王，字子贡，以善格五召待诏，迁为侍中中书。又曰：东方朔，字曼倩，上书自称举。上伟之，令待诏公车，后拜为太中大夫给事中。又曰：枚皋，字少孺，上书北阙，自称枚乘之子。上得大喜，召入见，待诏，拜为郎。又曰：王褒，字子渊，上令褒待诏，褒等数从猎，擢为谏大夫。又曰：刘向，字子政，为辇郎，迁中垒校尉。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宽、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刘德、太子太傅萧望之等，时时闲作。《汉书》曰：倪宽修《尚书》以郡选，诣博士。孔安国，射策为掌固，迁侍御史。《孔臧集》曰：臧，仲尼之后，少以才博知名，稍迁御史大夫。辞曰：臣代以经学为家，乞为太常，专修家业，武帝遂用之。《汉书》曰：董仲舒以修《春秋》为博士，后为中大夫。又曰：刘德，字路叔，少修黄老术，武帝谓之千里驹，为宗正。又曰：萧望之，字长倩，以射策甲科为郎，迁太子太傅。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广雅》曰：抒，渫也。《毛诗序》曰：吟咏情性，以讽其上。《楚词》曰：抒

中情而属诗。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国语·泠州鳩》曰：夫律，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说文》曰：揄，引也。孔安国《尚书传》曰：扬举也。《毛诗序》曰：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故孝成之世，论而录之。《汉书》曰：孝成皇帝，元帝太子也。荀悦曰：讳骜，字太孙。盖奏御者千有余篇，而后大汉之文章，炳焉与三代同风。《仓颉篇》曰：炳，著明也。《论语》子曰：三代以之所直道而行。马融曰：三代，夏、殷、周。且夫道有夷隆，学有粗密，因时而建德者，不以远近易则。故皋陶歌虞，奚斯颂鲁，同见采于孔氏，列于诗书，其义一也。《尚书》皋陶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韩诗·鲁颂》曰：新庙奕奕，奚斯所作。薛君曰：奚斯，鲁公子也。言其新庙奕奕然盛。是诗，公子奚斯所作也。稽之上古则如彼，考之汉室又如此。斯事虽细，然先臣之旧式，国家之遗美，不可缺也。臣窃见海内清平，朝廷无事，蔡邕《独断》或曰：朝廷亦皆依违尊者都，举朝廷以言之。诸释义或引后以明前，示臣之任不敢专，他皆类此。京师修宫室，浚城隍，起苑囿，以备制度。《公羊传》曰：京师者，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师者何？众也。天子之居，必以众大之辞言也。《说文》曰：城池无水曰隍。《周礼》曰：囿游之兽。郑玄曰：囿，今之苑。西土耆老，咸怀怨思，冀上之眷顾，而盛称长安旧制，有陋洛邑之议。长安在西，故曰西土。《尚书》曰：西土有众。故臣作《两都赋》，以极众人之所眩曜，折以今之法度。词曰：

西都赋

有西都宾问于东都主人曰：盖闻皇汉之初经营也，尝有意乎都河洛矣，辍而弗康，实用西迁，作我上都。主人闻其故而睹其制乎？《孝经钩命决》曰：道机合者称皇。《尚书》曰：厥既得吉卜，乃经

昔。东都有河南洛阳，故曰河洛也。郑玄《论语注》曰：辍，止也。孔安国《尚书传》曰：康，安也。《敷梁传》曰：葬我君桓公。我君，接上下也。主人曰：未也。愿宾摅怀旧之蓄念，发思古之幽情，博我以皇道，引我以汉京。《广雅》曰：摅，舒也。孔安国《尚书传》曰：蓄，积也。《论语》颜渊曰：夫子博我以文。宾曰：唯唯。汉之西都，在于雍州，实曰长安。《礼记》曰：父召无诺，唯而起。《汉书》曰：秦地，于禹贡时，跨雍梁二州，汉兴，立都长安。左据函谷三崤之阻，表以太华终南之山。《战国策》苏秦曰：秦，东有淆函之固。《盐铁论》曰：秦，左淆函。《汉书·音义》韦昭曰：函谷关。《左氏传》曰：崤有二陵，其南陵，夏后皋之墓。其北陵，文王所避风雨也。表，标也。《山海经》曰：华首之山，西六十里，曰太华之山。《毛诗》曰：南何有，有条有枚。毛苌曰：终南，周之名山中南也。右界褒斜陇首之险，带以洪河泾渭之川。众流之隈，汧涌其西。《长扬赋》曰：命右扶风发人，西自褒斜。《梁州记》曰：万石城，溯汉上七里，有褒谷。南口曰褒，北口曰斜，长四百七十里。《盐铁论》曰：秦，右陇厄。《汉书》幸雍白麟歌曰：朝陇首，览西垠。《尚书》曰：导河自积石，南至于华阴。《山海经》曰：泾水，出长城北。《尚书》曰：导渭自鸟鼠同穴。华实之毛，则九州之上腴焉。防御之阻，则天地之奥区焉。《春秋》文耀钩曰：春致其时，华实乃荣。《左氏传》君子曰：涧溪沼沚之毛。《汉书》曰：秦御。《说文》曰：奥，西方之土，可定居者也。是故横被六合，三成帝畿。周以龙兴，秦以虎视。《汉书·音义》文颖曰：关西为横。孔安国《尚书传》曰：被，及也。《吕氏春秋》曰：神通乎六合。高诱曰：四方上下为六合。三成帝畿，谓周、秦、汉也。《乐稽嘉耀》曰：德象天地为帝。《周礼》曰：方千里曰王畿。《史记》曰：周后稷名弃，尧舜时为农师，号后稷，姓姬氏，至孙公刘，周之道兴，至文王，徙都丰，武王灭纣。孔安国《尚书序》曰：汉室龙兴。《史记》曰：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至孝公，作咸阳，政并六国，称皇帝。《周易》曰：虎视眈眈，其欲逐逐。及至大汉受命而都之也。仰悟东井精，俯协河图之灵。《汉书》曰：汉元年十

月，五星聚于东井，沛公至灞上。又曰：以麻推之，从岁星也，此高祖受命之符。《尚书·洛书》曰：河图，命纪也，然《五经纬》皆河图也。《春秋汉含孳》曰：刘季握卯金刀，在轸北，字季，天下服。卯在东方，阳所立，仁且明。金在西，方阴所立，义成功。刀居右，字成章，刀击秦，枉矢东流，水神哭祖龙，然则成功在西，故都长安。奉春建策，留侯演成。《汉书》曰：高祖西都洛阳，戊卒娄敬求见，说上曰：陛下都洛不便，不如入关，据秦之固。上问张良，良因劝上。是日车驾西都长安，拜娄敬为奉春君，赐姓刘氏。又曰：封张良为留侯也。《苍颉篇》曰：演，引也。天人合应，以发皇明，乃眷西顾，实惟作京。天，谓五星也；人，谓娄敬也；皇，谓高祖也。《四子讲德论》曰：天人并应。《毛诗》曰：乃眷西顾，此惟与宅。于是睇秦岭，瞰北阜，挟沣灞，据龙首。《说文》曰：睇，望也；秦岭，南山也。《汉书》曰：秦地有南山。瞰，视也。北阜，山也。《汉书》文帝曰：以北山石为椁。张揖《上林赋注》曰：丰水，出郿南山丰谷。《汉书》曰：灞水，出蓝田谷。《山海经》曰：华山之西，龙首之山也。图皇基于亿载，度宏规而大起。《长杨赋》曰：规亿载。孔安国《尚书传》曰：十万曰亿。《尔雅》曰：载，年也。《小雅》曰：羌，发声也。度与羌古字通。度或为庆也。肇自高而终平，世增饰以崇丽，历十二之延祚，故穷泰而极侈。高，高祖。《汉书》张晏曰：为功最高，而为汉帝太祖，故特起名焉。《汉书》：孝平皇帝，元帝庶孙。荀悦曰：讳衍。汉自高祖至于孝平，凡十二帝也。《国语》曰：天地之所祚。贾逵曰：祚，禄也。建金城而万雉，呀周池而成渊。《盐铁论》曰：秦四塞以为固，金城千里。郑玄《周礼》注曰：雉，长三丈，高一丈。《字林》曰：呀，大空貌。《说文》曰：城有水曰池。披三条之广路，立十二之通门。《周礼》曰：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郑玄曰：天子十二门，通十二子也。内则街衢洞达，闾阎且千，九市开场，货别隧分。人不得顾，车不得旋。阗城溢郭，旁流百廛，红尘四合，烟云相连。《说文》曰：街，四通也。《尔雅》曰：四达谓之衢。《字林》曰：闾，里门也。闾，里中门也。《汉官阙疏》曰：长安立九市，其六市在道

西，三市在道东。郑玄《周礼注》曰：金玉曰货。薛综《西京赋注》曰：隧，列肆道也。郑玄《礼记注》曰：填，满也。填与阗同。又曰：廛，市物邸舍也。李陵诗曰：红尘塞天地，白日何冥冥。于是既庶且富，娱乐无疆。都人士女，殊异乎五方；游士拟于公侯，列肆侈于姬姜。《论语》曰：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毛诗》曰：惠我无疆。又曰：彼都人士。又曰：彼君子兮。《汉书》曰：秦地五方杂错，富人则商贾人为利，列侯贵人，车服僭上，众庶仿效，羞不相及。郑玄《周礼注》曰：肆，市中陈物处也。《左氏传》君子曰：《诗》云：虽有姬姜，无弃憔悴也。乡曲豪举，游侠之雄，节慕原尝，名亚春陵，连交合众，骋骛乎其中。《庄子》曰：治州间乡曲。《史记》魏公子无忌曰：平原之游，徒豪举耳。《文子》曰：智过十人谓之豪。《汉书》曰：秦地豪桀，则游侠通奸。《史记》曰：平原君赵胜者，赵之诸公子也，诸子中胜最贤，宾客盖至者数千人。又曰：孟尝君，名文，姓田氏。孟尝君在薛，招致诸侯宾客，食客数千人。又曰：春申君者楚人也，名歇，姓黄氏。考烈王以歇为相，封春申君，客三千余人。又曰：魏公子无忌者，魏安釐王弟也。安釐王封公子为信陵君，致食客三千。《楚辞》曰：朝聘骛乎江皋。《说文》曰：聘，直驰也。又曰：骛，乱驰也。若乃观其四郊，浮游近县，则南望杜霸，北眺五陵，名都对郭，邑居相承。英俊之域，绂冕所兴，冠盖如云，七相五公。郑玄《周礼注》曰：王国百里为郊。《汉书》曰：宣帝葬杜陵，文帝葬霸陵，高帝葬长陵，惠帝葬安陵，景帝葬阳陵，武帝葬茂陵，昭帝葬平陵。《文子》曰：智过万人谓之英，千人谓之俊。《仓颉篇》曰：绂，绶也。《说文》曰：冕，大夫以上冠也。《毛诗》曰：有女如云。相，丞相也。《汉书》：韦贤为丞相，徙平陵，车千秋为丞相，徙长陵，黄霸为丞相，徙平陵，平当为丞相，徙平陵，魏相为丞相，徙平陵。公御史大夫将军通称也。《汉书》曰：张汤为御史大夫，徙杜陵，杜周为御史大夫，徙茂陵，萧望之为前将军，徙杜陵。然其余不在七相之数者，并以罪国除故也。与乎州郡豪杰，五都之货殖，三选七迁，充奉陵邑。盖以强干弱枝，隆上都而观万